



高尔基选集

三 人

高尔基选集

三 人

伊 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三 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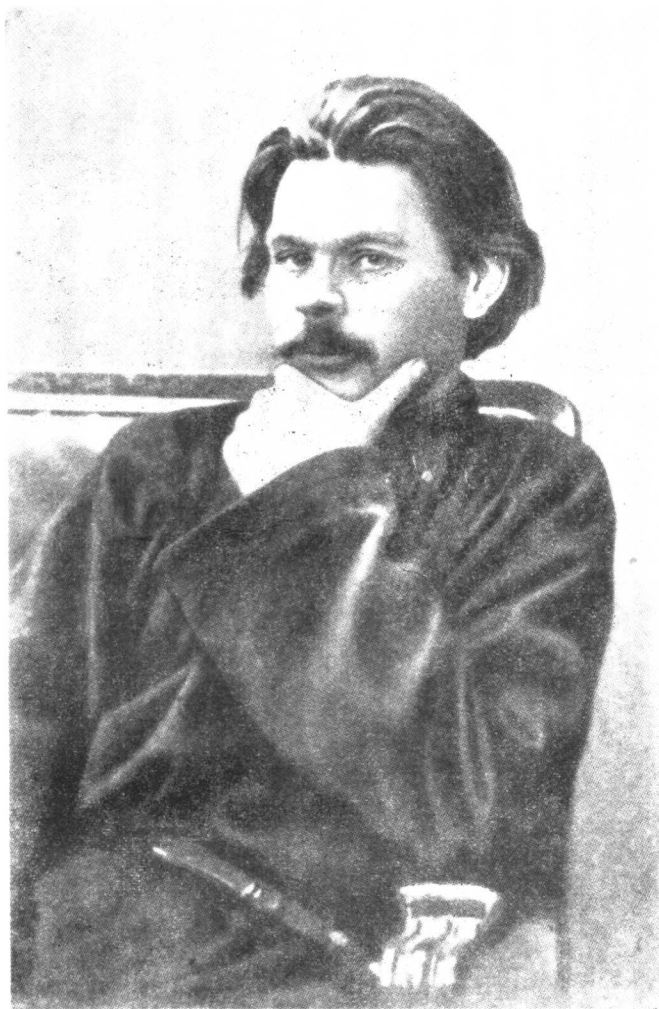
*

书号1525 字数254,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11 $\frac{5}{16}$ 插页3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册

定价(3)1.10元



高 尔 基

莫斯科·一九〇三年

在凱爾日涅茨河^①一帶的森林中間散布着許多孤塚；塚里腐爛着老翁們的骸骨，他們都是古代宗教的信仰者，其中有一個老翁叫安吉帕，關於他的故事，在凱爾日涅茨河一帶的村莊里還流傳着：

富農安吉帕·路涅夫是個性格嚴峻的人，他在俗世的罪孽里一直生活到五十歲，經過一番認真的冥想之後，變得傷感起來，便拋棄了家庭，隱遁到森林裡。他在那兒的懸崖峭壁上給自己搭了一間茅屋，在里面一連住了八年，不問寒暑，不讓一個親戚朋友進去。人們有時在森林裡迷了路，偶然來到他的茅屋附近，看見安吉帕跪在茅屋的門口祈禱。他的樣子很可怕：他因為齋戒和祈禱而憔悴了，而且象野獸似地渾身長滿了毛。他見了人便站起身來，默默地對來人鞠躬到地。如果有人問他走出森林的路徑，他一聲不響地用手指點着道路，又向人深深地鞠躬，然後回進自己的茅屋，閉上了門。在這八年之間常常可以遇見他，卻沒有一個人聽見過他說話的聲音。他的老婆和兒子們也來探望他；他接受他們的食物和衣服，他也象對待所有的人一樣，向他們鞠躬到地，但對他們也是不講一句話。

他死在鏟除隱廬的那一年，他死的經過是這樣的：

警察局長帶了一隊人來，他們看見安吉帕正跪在茅屋中央沉默地祈禱。

① 尼日尼諾甫戈羅德省（即現在的高爾基省）北部的河流，伏爾加左岸的支流。——譯者注。

“喂！”警察局长喊道。“滾开！我們要拆掉你的窩！……”可是安吉帕不理他。

不管警察局长怎样叫嚷，老头兒一句話也不回答他。警察局长命令把安吉帕拖出茅屋，但人們看到老头兒不理睬他們而一心只顧虔誠地祈禱着，便在他的堅毅的精神面前感到狼狽起來，也就沒有服從警察局長的命令。於是警察局长命令拆房子，他們只好小心翼翼地開始揭屋頂，生怕打着祈禱者。

斧子在安吉帕腦袋上空敲響着，木板破裂着紛紛掉到地上，敲擊的空洞的迴聲在森林裡擴散着，被喧鬧所驚擾的飛鳥繞着茅屋亂竄着，樹上的樹葉顫抖着。老头兒却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和聽見似地禱告着……茅屋的梁木已經開始滾落下來了，但它的主人仍舊一動不動地跪着。只有當最後的幾根柱子倒到一邊去和警察局长親自走到老头兒旁邊揪住了他的頭髮的時候，安吉帕這才抬頭望着天空，靜靜地向上帝說道：

“大慈大悲的主呀……寬恕他們吧！”

他仰天倒下就死了。

這事發生的時候，安吉帕的大兒子雅柯夫是二十三歲，小兒子吉倫季才十八歲。雅柯夫相貌漂亮，力氣又大，還是少年的時候就在村裡得到了“莽漢”的綽號，等到他父親死時，他已經是全區第一個浪子和搗蛋鬼了。母親、村長、鄰居們都抱怨他，大家把他關起來，用鞭子打他，也不問情由地隨便揍他，可是總不能叫雅柯夫就範，而他居住在村裡的舊教徒中間也覺得越來越不舒服，他們就象鼯鼠一般，都是孳孳為利的人物，對於一切新事物不能容忍，固執地保持着古代信仰的老規矩。雅柯夫會抽煙，會喝酒，穿着德國式的服裝，不去參加祈禱和宗教儀式，當一些正經人提起他的父親，想借此勸誡他時，他嘲笑地回答

說：

“尊敬的老先生們，請別着急，一切都有分寸。等我造孽造够了，我也会忏悔的！可是现在还早着呢。別拿我的爹来責备我，他作孽作了五十年，可是只忏悔了八年！……我身上的罪孽还不过象雛鳥身上的絨毛，一旦罪孽长到象烏鴉身上的羽毛的时候，小伙子便到忏悔的时候了……”

“邪教徒！”大家談到雅柯夫·路涅夫时这样說，他們既恨他又怕他。雅柯夫在父亲死了两三年之后就結了婚。他的放蕩的生活彻底敗坏了父亲三十年辛苦积蓄起来的殷实的产业，因此本村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妻子。他在某一个远村里娶到了一个漂亮的孤女，而为了举办婚礼，他卖掉了父亲的养蜂場。他的弟弟吉倫季是个胆小而沉默寡言的駝背，两只胳膊很长，他沒有干涉他的生活；他的母亲是个有病的女人，躺在暖炕上，就在炕上用不祥而嘶哑的嗓子对他說：

“該死的东西！……修修自己的后世！……忏悔忏悔吧！……”

“媽媽，您放心！”雅柯夫回答說。“父亲会在上帝面前替我說好話的……”

起初，雅柯夫差不多有一整年跟妻子生活得和睦而安靜，而且甚至还干些活兒，但后来又放蕩起来，有时一連好几个月家里看不見他的踪影，然后垂头丧气、衣衫襤褸、餓着肚子回到妻子身边……雅柯夫的母亲死了；喝醉了的雅柯夫在她喪葬的宴会上打伤了有宿仇的村长，因此被押在囚犯的劳动大队里。刑期滿了以后，他剃着光头，重新在村子里出現，模样兒更阴森可怕了。村里的人越发憎恨他，还把憎恨轉移到雅柯夫的家屬身上，尤其轉移到与人无爭的駝背吉倫季的身上，——他从小便是村

里姑娘和小伙子們取笑的对象。雅柯夫被称为“囚徒”和“强盜”，吉倫季被叫做“丑怪”和“妖精”。吉倫季对这种辱罵和嘲笑默不作答，雅柯夫却对大家公开威胁道：

“好吧！等着吧！……我要你們好看！”

他快到四十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了火灾；他被控为縱火犯而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雅柯夫的妻子在那次大火里发了疯，还有他的十岁的男孩伊里亚，是个結实的、黑眼睛的、严肃的孩子，他們都留归吉倫季撫养。当伊里亚上街时，兒童們在背后追赶他，向他投擲石子，大人們看到他时都說：

“嘿，小魔鬼！孽种！……你去挺死吧！……”

吉倫季因为不能做工，在火灾以前就贩卖柏油、針綫和各种杂货，可是大火烧掉了半个村子，也烧毁了路涅夫家的房子和吉倫季的全部貨物，因此在火灾以后路涅夫家只剩下了一匹馬和四十三卢布的現款，此外再沒有別的东西了。吉倫季看到在村子里沒法生活下去了，便把嫂子托給一个女貧农照管，每月貼她半个卢布，他买了一輛旧大車，讓侄兒坐在車上，決定到省城里去，希望那兒的路涅夫家的远亲彼特罗哈·菲利蒙諾夫，一家小飯店的老板，能够帮助他生活。

吉倫季在一个夜里悄悄地，象小偷似的离开了老家。他駕着馬，老是用他象牛眼似的烏黑的大眼睛回头凝望。馬慢慢走着，大車顛簸着，伊里亚埋身在干草堆里，很快就沉入孩子特有的熟睡里了……

半夜里，他被一种象狼嗥似的奇怪而恐怖的声音所惊醒。夜色是淨明的，大車歇在树林边緣，馬站在車边噴着鼻息，啃着沾滿了露水的青草。一株高大的松树远远地屹立在田野里，仿佛

从树林里被排挤出来似的孤立无援。孩子的銳利的眼睛不安地在寻找他的叔叔，在夜的靜寂里可以清晰地听見馬蹄踏在地上的空洞而稀疏的声音和馬兒沉重的鼻息，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颤抖的声音在空气里凄凉地蕩漾着，使伊里亚听了害怕。

“叔一叔！”他低声叫喚道。

“怎么啦？”吉倫季赶紧答应他，嗥声也突然停止了。

“你在哪兒？”

“在这兒……你睡吧，別……”

伊里亚看見他的叔叔黑黝黝的象一段挖出来的树桩似的坐在林边的小丘上。

“我怕，”孩子說。

“怕什么？……只有我們俩……”

“什么东西在嗥叫……”

“那是你梦里听到的……”

“真的在嗥叫……”

“唔，那是狼……它远得很……睡吧……”

可是伊里亚总睡不着。他觉得沉靜得可怕，那凄怨的声音老在他耳朵里震响着。他向这一帶地方仔細瞧了一下，看見他的叔叔正向着远处森林中間的山上凝望，在那山上有一座五个圓頂的白色的教堂，教堂上空照耀着一輪大而圓的明月。伊里亚認得那是罗莫达諾夫教堂，在离它两俄里的地方，在森林中間的山谷上面，便是他們的基吉日拿亞村。

“我們走得不远，”他沉思地說。

“什么？”叔叔問。

“我說我們應該走得远些……那兒还会有人赶来……”

伊里亚恨恨地向村子那边点了点头。

“等一等，我們還要赶路！”叔叔說。

又沉靜下來了。伊里亞把肘支在大車的前端，也朝着他叔叔凝望的地方看去。在森林的濃厚的黑暗里望不見村子，可是他仿佛能看見它以及它所有的房子和人，也看得見在街道中央井邊的一棵老柳樹。在柳樹底下，他的父親被繩子綁着躺在那里，他的襯衫被撕破了，兩手反綁在背後，赤裸的胸脯向前挺着，他的腦袋却好象同柳樹干長在一起了。他好象死了似的躺着一動也不動，而一雙可怕的眼睛却注視在許多農民的身上。他們人數很多，大家都叫喊着和罵着。孩子回想到這些，便苦惱起來，喉嚨也開始覺得刺痛了。他覺得自己快要哭出來了，但他不願意驚動叔叔，所以他忍住了，把自己小小的身體盡量縮攏來……

忽然空中又響起了隱隱的哀號聲。起初好象有人沉重地嘆了口氣，哽咽了一陣，後來却忍不住哀哀地呻吟起來了：

“喔——喔——鳴——喔——喔！……”

孩子吓得哆嗦了一下就呆住了。那哀號聲卻還在顫動着，而且越來越有勁了。

“叔叔！是你在哭泣嗎？……”伊里亞喊着問。

吉倫季沒有回答，而且動也不動。於是孩子從大車上跳下來，跑到叔叔身旁，倒在他的腿上，緊緊地抱住了兩條腿也嚎啕大哭起來。他在哭聲里聽見叔叔說道：

“我們被趕出來了……天哪！叫我們上哪兒去呀……嗯？”

孩子吞着眼淚說道：

“不要緊……等我長大了……我要給他們……”

他大哭一通之後，就打起瞌睡來了。他的叔叔把他抱在手裡，放到大車裡，自己又退到一邊，象一條小狗似的，重新緩慢而

哀怨地号哭起来。

伊里亚还记得他进城时候的情景。那天早上他醒得很早，看见前面横着一条宽阔混浊的河，河对面的高山上有一大片有红红绿绿的屋顶的房屋和许多茂盛的花园。房屋沿着山坡密密麻麻地升起，形成美丽的一大片，越升越高，它们一直伸展到山的顶端，构成整齐的线条，傲然从那儿俯瞰着河的这一边。教堂的金色十字架和圆屋顶君临在一切屋顶之上，直聳霄汉。太阳刚刚升起来，倾斜的阳光从窗户里反射出来，整个城市发射出鲜艳的色彩，闪烁着金光。

“哎呀呀！原来是这样的！”孩子张大了眼睛望着这幅美丽的异常的图画喊道，接着又在沉默的狂喜里呆住了。后来他心里产生了不安的思想：象他这样穿着粗布短裤的蓬头小孩和他的又驼背又拙笨的叔叔能在哪儿居住吗？人家会不会放他们进这个干净、富庶、闪耀着金光的大城市里去呢？他想到他们的大车所以停留在这里的河边，就是因为人家不准穷人进城。大概叔叔是去请求放他们进城的。

伊里亚心里着急地开始用眼睛寻找叔叔。在他们的大车周围还停着许多运货马车，有的车上竖立着放牛奶的木架子，有的车上装着一篮篮的家禽、黄瓜、洋葱，一筐筐的浆果，一袋袋的土豆。在车上和车的四周坐着或站着好些农夫和农妇，他们的模样都很特别。他们在高声谈话，发音清楚，身上穿的不是蓝色粗布，而是杂色的印花布和鲜红的斜纹布。大家脚上穿的差不多都是皮靴，他们旁边虽然有一个腰间挂着军刀的人在走来走去，可是他们不但不怕他，而且还不向他鞠躬。这使伊里亚感到很

高兴。他坐在大車上观察着这幅照耀在灿烂的阳光里的生动的图画，同时梦想着自己也会穿上皮靴和鮮紅的斜紋布衬衫的那一天。

吉倫季叔叔在远处的农民中間出現了。他的脚使劲踏着厚厚的沙土，高高地仰着头走过来；他的脸色是快乐的，老远就在对伊里亚微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在指点着什么东西。

“上帝保佑着我們，伊留哈！^①那个叔叔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拿去，先啃一下这个！……”

他給了伊里亚一个面包圈。

孩子几乎带着虔敬的神气把面包接了过去，塞在怀里，然后耽心地問道：

“不讓进城嗎？”

“馬上就放进去……等渡船来了，我們就走。”

“我們也在內？”

“那还用說？当然我們也在內！”

“嘿！我还以为人家不会讓我們……可是我們到了那兒住在什么地方呢？”

“这可不知道……”

“最好能在那所大大的、紅的……”

“那是兵营！……那兒是住兵的……”

“唔，那么那一所——就是这所！”

“瞧你！我們上那兒太高！……”

“不要紧！”伊里亚很有信心地說。“我們爬得上去！……”

“你这家伙！”吉倫季叔叔叹了口气后又上什么地方去了。

^① 伊里亚的爱称。——譯者注。

結果他們只能住在城根靠近市場廣場的一所灰色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四面有各式各样的附屬建築物貼着它的牆壁，有的比較新，有的却象它本身一樣灰色而骯髒。這所房子的門窗都是彎曲得走了樣，到處吱吱地响。那些附屬房屋呀，圍牆呀，大門呀，都彼此擠在一起，合成一大堆半腐朽的木头。窗上的玻璃由於年代久了而變得黯然無光了，房子正面有幾根柱子已經向前突出，因此這所房子的模樣很象那個在裡面開設小飯店的屋主。他也是老邁而灰溜溜的；在他衰老的臉上的眼睛就象窗戶上的玻璃一樣；他支着一根粗大的拐杖走路；他負擔一個凸出的大肚子一定是很困難的。

伊里亞在這房子里居住的最初幾天總是到處亂鑽和察看里面的一切。它的驚人的容積使伊里亞大為驚訝。它里面的人擠得那麼滿滿的，竟好象里面住的人比整個基吉日拿亞村還要多。飯店開設在兩層屋子里，總是充滿着人，閣樓上住着幾個女酒鬼；其中有一個綽名叫瑪奇察，是個皮膚黝黑、聲音低沉的大个子，她的怒氣沖沖的黑眼睛使伊里亞見了就害怕。地下室里住着皮鞋匠彼爾斐式加同他的害着病的沒有腿的老婆和一個七八歲的閨女；撿破爛兒的老公公叶列梅；瘦小而好吵鬧的老叫化婆，大家叫她做“半升嘴”的；還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和善而沉默的馬車夫瑪加爾·史吉潘內契。院子的一角有一家鐵鋪，里面從早到晚燒着火，鍛着輪箍，釘馬蹄鐵，敲着鐵錘，筋骨壯健的高个子鐵匠沙維爾常常用粗大沉郁的嗓門唱着曲子。沙維爾的矮小肥胖的老婆，長着一頭亞麻色頭髮和一雙碧眼，有時也出現在鐵鋪里。她頭上總披着一條白色頭巾，在鐵鋪的黑窟窿里看到這樣一個白色腦袋不免有些異樣。她笑時聲如銀鈴，而沙維爾却用打鐵似的大聲應和她，而且更常常用咆哮來回答她的笑聲。

这所房子的每个罅隙里都住着人，所以从早晨直到深夜里面震荡着各种叫喊声和喧嘩声，仿佛一口生了锈的旧鉄鍋，里面沸腾着和煮着什么东西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从罅隙里爬出来，他們来到院子里或者大門旁边的长凳上；皮鞋匠彼尔斐式加拉着手风琴，沙維尔哼着歌曲，而瑪奇察呢，如果喝醉了，便唱着一些特別的、非常忧郁的、誰也听不懂的詞句，她唱着和为什么而悲哀地哭泣着。

所有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孩子們都聚集在院子的角落里，他們在叶列梅老公公周围坐成一个圈子，央求他說：

“老公公，講个故事！……”

老公公用害病的紅眼睛望着他們，渾濁的眼泪从眼睛里順着脸上的皺紋不断地流着，他把一頂棕黃色的旧帽子使劲扣在头上，用顫抖而細小的声音歌唱似地說道：

“那么从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国家，生下了一个不信神的邪教徒，是两个无人知道的父母生的，为了这种罪孽，那无所不知的上帝把刑罰降到兒子身上……”

叶列梅老公公的长长的白鬍鬚，每当他张开他的掉了牙齿的发黑的嘴巴时，便抖动和飘荡起来，他的脑袋也跟着搖晃，泪珠也順着額帮子上的皺紋簌簌地滾下来。

“那么这个邪教徒的兒子是胆大妄为的，他不相信耶穌基督，他不愛圣母，他經過礼拜堂不行礼，也不听从父母的話……”

孩子們一边听着老头兒細小的声音，一边沉默地望着他的臉孔。

飯店老板彼特罗哈的兒子，亚麻色头发的雅式加^①听得最

① 雅式加是雅柯夫的小称。——譯者注。

专心，他是个瘦弱的孩子，鼻子尖尖的，脑袋大，脖子细。他跑起路来，他的脑袋向两边的肩头摇晃得好像就会掉下来似的。他的眼睛也是大而不安定的。它们总是畏缩地从一切东西上溜来溜去，就怕在什么东西上停留似的，要是停住了，那么便异样地瞪着，因而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绵羊的神气。在这一堆孩子中间，他以清瘦而无血色的脸孔和整洁的服装显得与众不同。伊里亚一下子就同他熟识了，在他们认识的第一天雅柯夫就偷偷地問他的新朋友：

“在你们村子里有很多妖巫嗎？”

“有，”伊里亚回答說。“我們那兒有一个邻居是妖巫。”

“是紅头发的嗎？”雅柯夫低声問。

“是白头发的……他們都是白头发的……”

“白头发的不要紧……白头发的是善良的……而那些紅头发那就不得了！他們要吃人的血……”

他們坐在院子里最好的、最舒适的角落里，在接骨木底下一堆垃圾后面，这里也长着一棵高大的老菩提树。要穿过杂物房和正屋中間一条窄狹的过道才能到这里；这里很幽靜，除了头顶上面的天空和有三个窗戶（其中两个是釘牢的）的房子的牆壁之外，在这角落里什么也看不見。在菩提树的树枝上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在地上，在菩提树的树根旁边，坐着两个孩子，他們悄悄地交談着他們感到兴趣的一切事情。

一种巨大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叫喊着和喧嚷着，它整天在伊里亚的眼前轉动，使他耳聾目眩。起初，在这种生活的沸騰的扰攘里他感到茫然和有些傻头傻脑。伊里亚在飯店里站在汗流浹背的吉倫季叔叔洗着餐具的桌子边，眼望着人們进来，吃喝、叫喊、接吻、吵架、唱歌。烟草的烟雾在他們周围浮动，而他們就

在这烟雾里象疯子似的来回来去忙碌着……

“喂！”叔叔叫喚他，一面摆动着駝背和不停地磕碰着玻璃杯。“你干嗎站在这兒？快到院子里去！不然老板瞧見了会罵的！……”

“哎呀呀，原来是这样的！”伊里亚心里說着自己心爱的表示惊异的口头禅，他被飯店生活的喧鬧吓得目瞪口呆，便到院子里去了。在院子里，沙維尔敲着鉄錘，同时还跟徒弟相罵，从地下室里冒出了皮鞋匠彼尔斐式加的愉快的歌声，从上面传来了女酒鬼的罵詈和叫喊声。沙維尔的兒子巴式加騎在一根棒上，一面奔跑一面生气地喊道：

“停住，鬼东西！”

他的淘气的圓脸沾滿了泥土和油烟；他前額上长了个包；衬衫已經撕烂了，結实的身体从无数的破洞里显露出来。他是院子里第一个淘气的和最爱打架的孩子；他已經很厉害地打了不灵活的伊里亚两回，但当伊里亚向叔叔哭訴时，他叔叔摆摆手說道：

“有什么办法？忍耐一点吧！……”

“我要去好好地打他一頓！”伊里亚流着眼泪表示决心說。桑

“你敢！”叔叔严厉地說。“絕對不可以！……”

“那他怎么？”

“那是他！……他是这里的人……是自己人……你呢，是外乡人……”

伊里亚还是去威胁巴式加，但是叔叔发了脾气，对他大鬧一場，这是很少有的事。于是伊里亚模糊地觉得他不能跟“这里的”孩子相比，他隱藏了对巴式加的敌意，却更和雅柯夫要好了。

雅柯夫举止規矩，他从来不与什么人打架，甚至大声叫喊都

是很难得的。他不喜欢玩耍，但很喜欢談論有錢人家的孩子在院子里和在公园里玩的游戏。在同院所有的孩子中間，除了伊里亚之外，雅柯夫只跟七岁的小姑娘瑪莎做朋友，她是皮鞋匠彼尔斐式加的女兒，是个邋邋而瘦弱的小丫头，她的披着烏黑的鬚发的小脑袋从早到晚总出現在院子里。她的母亲也永远坐在地下室的門口。她身材高大，背上拖着一条大辮子，老是深深地弯着背做針綫，当她抬头寻找她的女兒时，伊里亚才看到她的脸，那是一张肥胖的、青色的、象死人般沒有生气的脸，在这討厭的脸上的一对黑而善良的眼睛也是沒有生气的。她向来不跟人家交談，連呼喚女兒时也只用手势，难得有时用嘶哑而窒息的嗓子喊一声：

“瑪莎！”

伊里亚起初还喜欢这个女人，但是当他知道她的下肢已經瘫痪了两年多，而且人也快要死了时，他开始怕她了。

有一天伊里亚走近她身旁时，她伸出手来抓住了他的衬衫，把受惊的孩子拉了过去。

“我請求你，”她說，“不要欺侮瑪莎！……”

她說話很吃力，不知为什么总喘不过气来。

“別欺侮她，好乖乖！……”

她又乞怜似地看了伊里亚一眼，就放他走了。从这一天起，伊里亚便和雅柯夫一同留心照顧起皮鞋匠的女兒来，他們竭力保护她摆脱生活中的各种煩惱。他不能不重視一个成年人的請求，因为所有其他的成年人都只有吆喝和毆打孩子們。馬車夫，加尔在洗馬車时，如果孩子們走近他，便用脚踢他們，还用湿的抹布打他們的臉孔。沙維尔对一切沒有事情而到鉄鋪来瞧熱鬧的人发脾气，他用煤袋擲孩子們。彼尔斐式加对所有站在他